

30

策划 姚震西 主编 吴向东

PUBLISH

03/14

PINYI

CULTURE

DEVEL

OPMENT

品途

广西美术出版社



旅途·30

主编 / 吴向东

 广西美术出版社

品逸·30 / 吴向东编. — 南宁: 广西美术出版社,

2014.11

ISBN 978-7-5494-1215-0

I. ①品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美术评论 - 中国 - 文集

②中国画 - 美术评论 - 中国 - 文集 IV. ①J052-53

②J212.05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59202号

策 划 姚霞西

主 编 吴向东

艺术总监 李文亮

艺术统筹 汪为新

执行主编 郑相君

副 主 编 郑小明

学术顾问 吴悦石 田黎明 刘进安 边平山

学术编委 孔戈野 雷子人 刘 墨 傅廷熙

责任编辑 马 琳

审 读 肖丽新

装帧设计 品逸工作室

特约编辑 闫瑞国 阮晓娜 王 强 张卫卫

出 版 人 蓝小星

终 审 黄宗湖

品逸·30

Pinyi·30

出版发行 广西美术出版社

社 址 南宁市望园路9号

邮 编 530022

电 话 0771-5701371

监 制 陈逸文化

合作媒体 陈逸文化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地大天成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mm×1092 mm 1/16

印 张 8

字 数 150千字

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94-1215-0/J·2224

印 数 1-8000册

定 价 4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

P I N Y I N C U L T U R E

[目录] Contents

[画道幽微]	论中国艺术之将来	黄宾虹 / 002
[东方博古]		/ 010
[故人散佚]	论道一家言	蔡邕等 / 020
[翰香片玉]	难写人间尽短诗	许宏泉 / 022
[材质流考]	汉画像石的创作方式对后来艺术的影响	王甘云 / 026
[言以文远]	快意斋论画	吴悦石 / 036
[国宝钩沉]	青卞隐居图——志宏谈国宝	任志宏 / 038
[画人琐记]	齐白石的画与诗	曹聚仁 / 040
	齐白石的诗	曹聚仁 / 042
	北鱼季酉辰	陈震生 / 043
[品逸轩台]	举棋不定的艺术市场	/ 046
[大道于斯]	好下酒物	韩羽 / 053
	魏晋高度	于水 / 056
	赏心一二枝	怀一 / 075
	造石盆	怀一 / 076
	豆腐	怀一 / 078
[道艺聚雅]	雪之卷	车前子 / 091
	吐出一根线	车前子 / 096
	名士门庭	车前子 / 100
	镜子里的风景——马兆琳的人与画	李孝萱 / 105
[品逸链接]	展览 / 市场 / 新闻 / 文摘	/ 118

品寶笈精粹
掇盛世遺珍
藉古以鑒今

溯源而開新

PIN BAOJI JINGCUI

DUO SHENGSHI YIZHEN

JIE GU YI JIANJIN

SUYUAN ER KAXIN

品逸文化

9787500150000

论中国艺术之将来

HUADAO YOUWEI
PINYI CULTUR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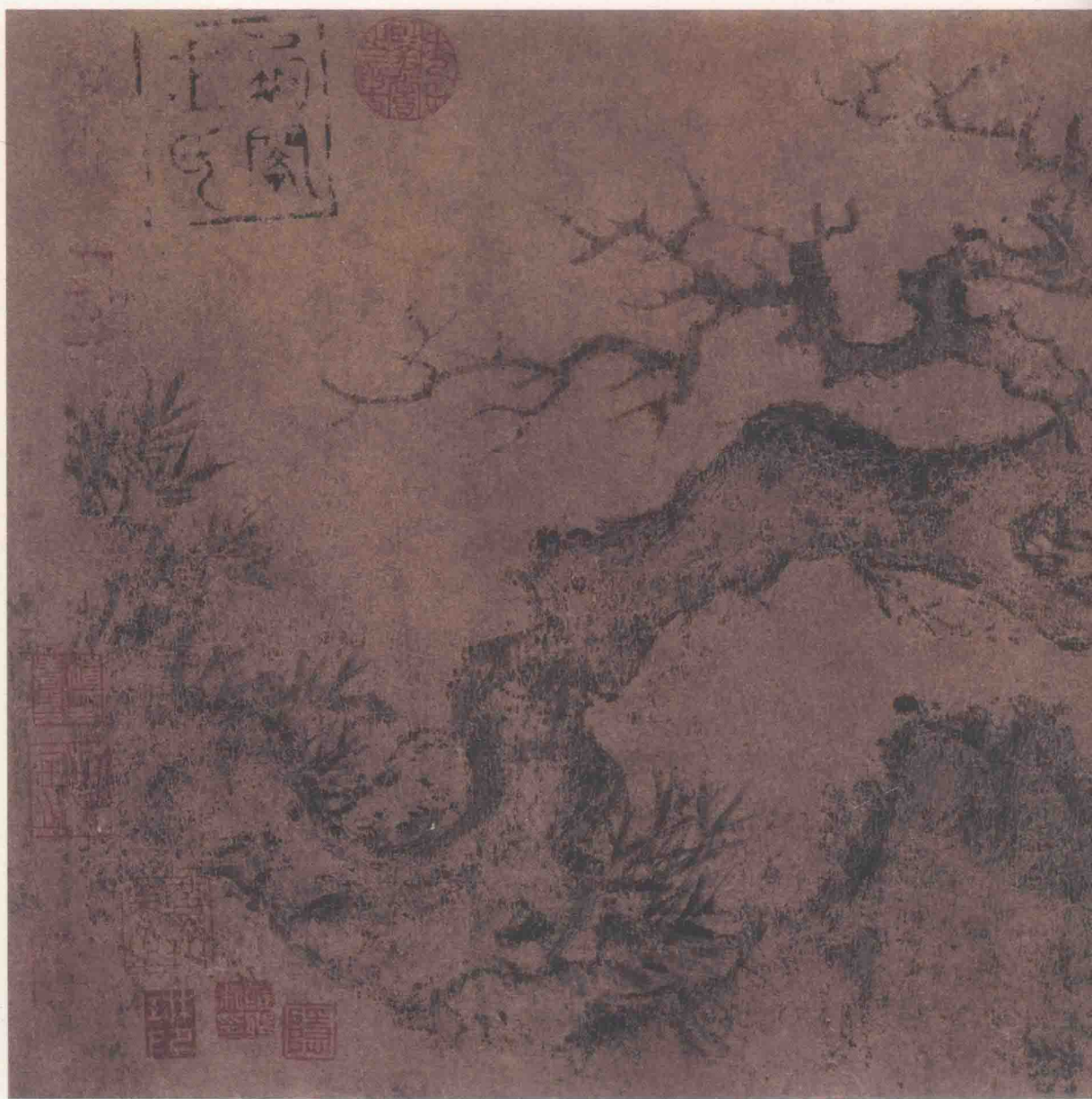
文 / 黄宾虹

欧风墨雨，西化东渐，习怯卢蟹行之书者，几谓中国文字可以尽废。古来图籍，久矣束之高阁，将与土苴刍狗委弃无遗；即前哲之工巧技能，皆目为不逮今人，而惟欧日之风是尚。乃自欧战而后，人类感受痛苦，因悟物质文明悉由人造，非如精神文明多得天趣，从事搜罗，不遗余力。无如机械发达，不能遽遏，货物充斥，供过于求，人民因之乏困不能自存者，不可亿万计。何则？前古一艺之成，集合千百人之聪明材力为之，力犹虞不足。方今机器造作，一日之间，生产千百万而有余。况乎工商竞争，流为投机事业，赢输陶息，尤足引起人欲之奢望，影响不和平之气象。故有心世道者，咸欲扶偏救弊，孽孽于东方文化，而思所以补益之。国有豸乎，意良美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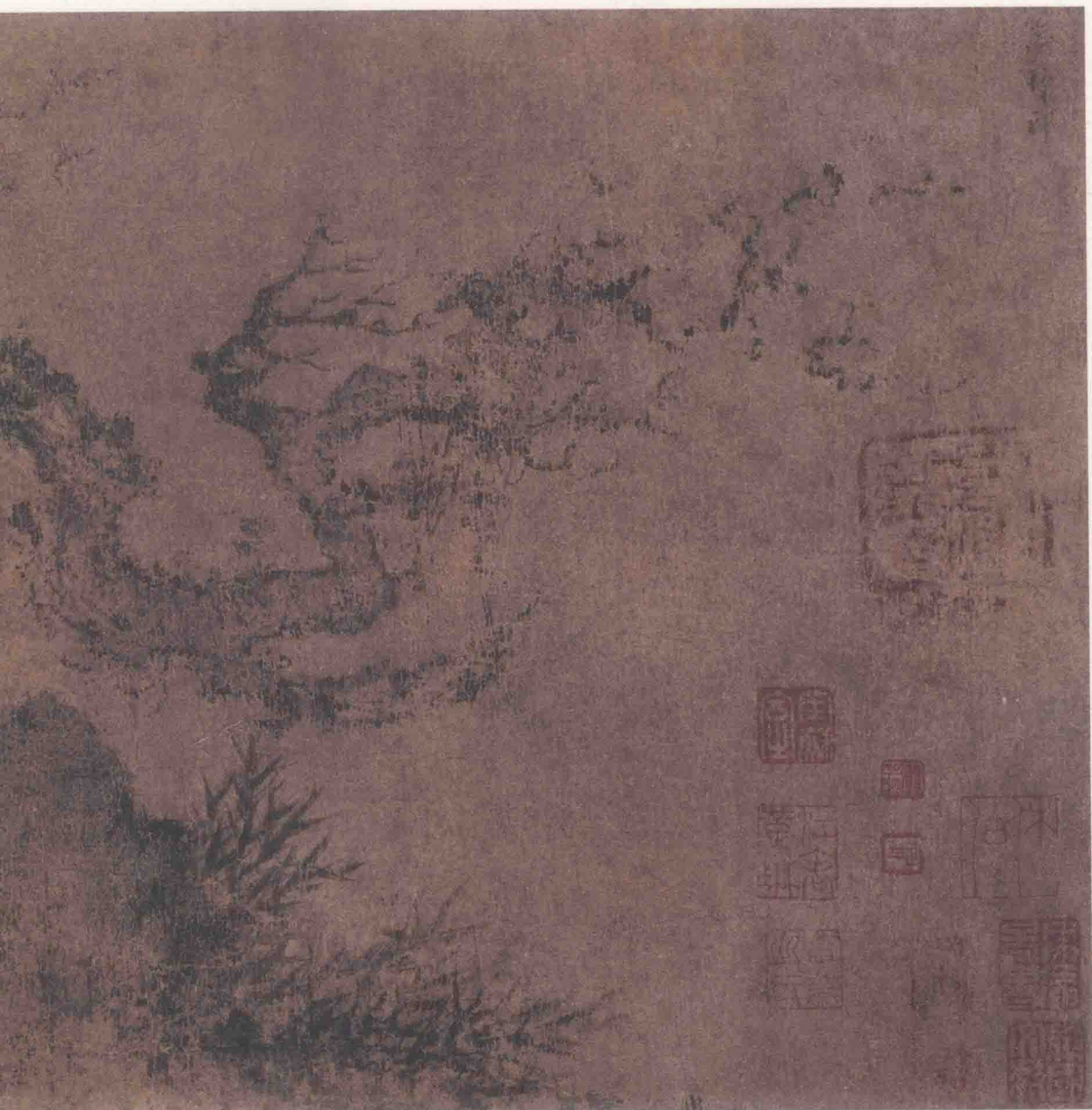
宋 乔仲常 后赤壁赋图（局部）

夫中国文艺，肇端图画。象形为六书之一，模形尤百工之母。人生童而习之，及其壮也，观摩而善，至老弗衰，优焉游焉，咸焉修焉，不敢矜等，几勿以躁妄进。故言为学者，必贵乎静；非静无以成学。国家培养人材，士气尤宜静不宜动。七国暴乱，极于嬴秦。汉之初兴，有萧何以收图籍，而后叔孙通、董仲舒之伦，得以儒术饰吏治，致西京于郅隆。至于东汉，抑有盛焉。六朝既衰，唐之太宗，文治武功，彪炳千古。当时治绩，有“左相宣威沙漠，右相驰誉丹青”之美。图籍，微物也，干戈扰攘，不使与钟鏃同销；丹青，末技也，廊庙登庸，可以并圭璋特达。



盖遏乱以武，平治以文，发举世危乱之秋，有一二扶维大雅者，斡旋其间，虽经残暴废弃之余，而文艺振兴，得有所施設。故称太平之治者，咸曰汉唐。宋初取士，谓天下豪杰尽入彀中，无他，能令士子共安于学业，消弭其躁动之气于无形，斯治术也。嗟乎！汉唐有宋之学，君学而已。画院待诏之臣，一代之间，恒千百计，含毫吮墨，匍伏而前，奔走骇汗，惟一人之爱憎是视，岂不可兴浩叹！

汉武创置秘阁，以聚图书。明帝雅好丹青，别开画室，又创立鸿都学，以集奇艺，天下之艺云集。



宋 苏轼 古木怪石图（局部）

毛延寿、陈敞、刘白、龚宽画人物鸟兽，阳望、樊育兼工布色，是为丹青画之萌芽。后汉张衡、蔡邕、赵岐、刘褒，皆文学中人，可为士夫画之首倡者也。而刘旦、杨鲁，值光和中，待诏尚方，画于鸿都学，是即院画派之创始。晋魏六朝，顾恺之、陆探微、张僧繇、展子虔，虽多画人物，而张僧繇画没骨山水，展子虔写江山远近之势，是为山水画之先声，其人皆士夫，未得称为院派。唐初阎立德、立本兄弟，以画齐名，俱登显位。吴道子供奉时为内教博士，非有诏不得画。至李思训、王维，遂开南北两宗，而北宗独为



明 周之冕 梅花野雉图

院画所师法。宋宣和中，建五岳观，大集天下画史，如进士科，下题轮选，应诏者至数百人，多不称旨。夫以数百人之学诣，持衡于一人意旨之间，则幸进者必多阿谀取容，恬不为耻，无怪乎院画之不足为人珍重之也。

昔米元章论画，尝引杜工部诗谓薛少保稷云：惜哉功名忤，但见书画传。杜甫老儒，汲汲于功名，岂不知有时命，殆是平生寂寥所慕。嗟乎！五王之功业，寻为女子笑。而少保之笔精墨妙，摹印亦广，石泐则重刻，绢破则重补，又假以行者，何可数也。然则才子鉴士，宝钿瑞锦，缣裘数千，以为珍玩，视五王之炜炜，皆糠秕埃竭，奚足道哉！夫阎立本之丹青，尚足与“宣威沙漠”者并重，固已甚奇，而薛稷之笔墨，至视五王之功业，尤为可贵。虽米氏特高其位置，然则画者之人品，不可轻自菲薄，于此可知矣。画之优劣，关于人品，见其高下。文徵明有自题其米山曰：人品不高，用墨无法。乃知点墨落纸，大非细事。必须胸中廓然无物，然后烟云秀色，与天地自然凑合。若是营营世念，澡雪未尽，即日对丘壑，日摹妙迹，到头只与圉圉之工争巧拙于毫厘。急于沽名嗜利，其胸襟必不能宽广，又安得有超逸之笔墨哉？

然品之高，先贵有学。李竹懒言：学画必在能书，方知用笔。其学书又须胸中先有古今；欲博古今，作淹通之儒，非忠信笃敬，植立根本，则枝叶不附。斯言也，学画者当学书，尤不可不先读古今之书。善读书者，恒多高风峻节，睥睨一世，有可慕而不可追；使其少贬寻尺，俯眉承睫之间，立可致身通显。惟以孤芳自赏，偃蹇为高，磊落英彦，怀才不遇，甘蜷伏于邱园，徒弦诵歌咏以适志，或抒写其胸怀抑郁之气，作为人物山水花鸟，聊以寓兴托意，清畏人知，虽湮没于深山穷谷之中，常逐世而无闷。后之称中国画者，每薄院体而重士习，非以此耶？

善哉！蒙庄之言曰：宋元君有画者，解衣盘礴，

旁若无人，是真画者。世有庸俗之子，徒知有人之见存，于是欺人与媚人之心，勃然而生。彼欺人者，谓为人世代谢，吾当应运而兴，开拓高古胸襟，推倒一时之豪杰，前无古人，功在开创。充其积弊，势必任情涂抹，胆大妄为。其高造者，不过如蒋三松、郭清狂、张平山之流，入于野狐禅而不觉，当时虽博盛名，而有识者誉议之。彼媚人者，逢迎时俗，涂泽为工，假细谨为精能，冒轻浮为生动，习之既久，罔不加察。其尤甚者，至如云间派之流于凄迷琐碎，吴门派之人于邪甜俗赖，真赏之士，皆不欲观，无识之徒，徒啧啧称道。笔墨无取，果何益哉！所以人为己，儒者必分，宜古宜今，学所不废，艺之贵精，法其要也。清湘老人有言：古人未立法以前，不知古人用何法；古人既立法以后，后人即不能出古人之法。法莫先于临摹，然临画得其意而位置不工，摹画存其貌而神气或失。人既不能舍临摹而别求急进之方，则古今名贤之真迹，遍览与研求，尤不容缓。采菽中原，勤而多获，不可信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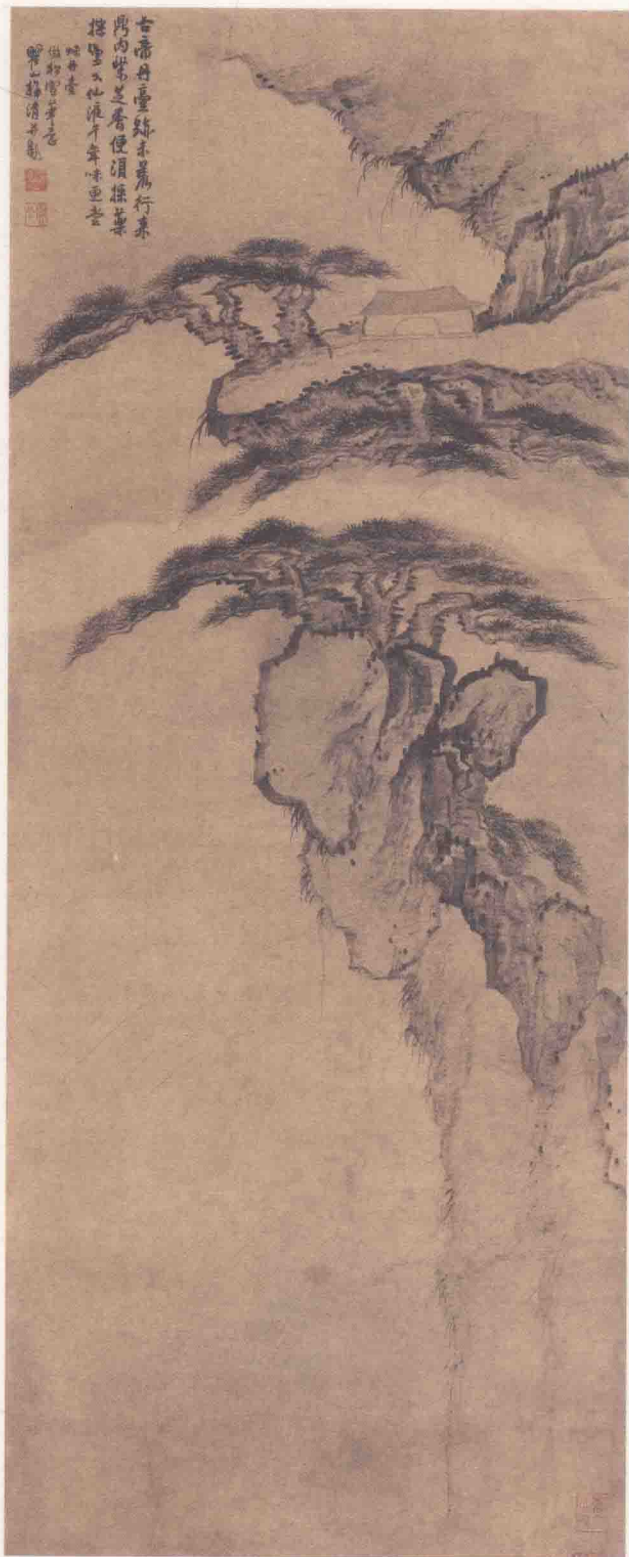
虽然，时至今日，难言之矣。古者公私收藏，传诸载籍，指不胜数。廊庙山林，士习作



明 陈淳 竹石菊花图

家，巨细絜纤，各极其胜。多文晓画者，形之于诗歌，笔之为记述，偏长薄技，为至道所关。如韩昌黎、杜少陵、苏东坡等诗文集，皆能以词章发扬艺事。而名工哲匠，又往往得与文人学士熏陶，以深造其技能，穷毕生之专精，垂百世而不朽。其成之者，非易易也。自欧美诸邦，羡慕于东方文化，历数十年来，中国古物，经舟车转运，捆载而去。其人皆能辨别以真贋，与工艺之优劣。故家旧族，罔识宝爱，致飘零异域，不知凡几。习艺之士，悉多向壁虚造，先民矩矱，无由率循。甚或用夷变夏，侈胡服为识时，袭谬承讹，饮狂泉者举国。此则严怪、陆痴，共肆其狂诞，闵贞、黄慎，适流为恶俗而已。滔滔不返，宁有底止？挽回积习，责无旁贷，是在有志者努力为之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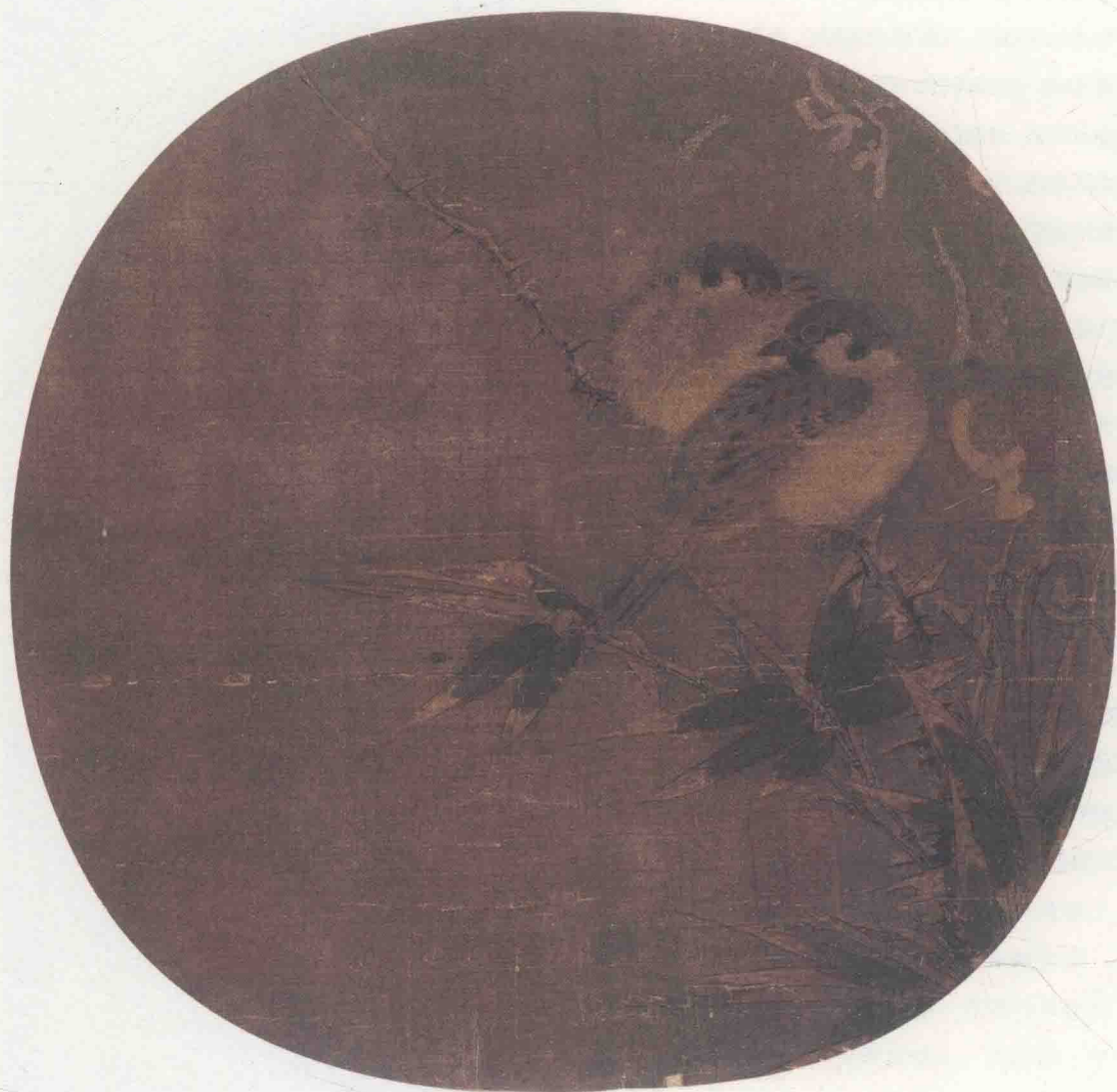
自古南宗，祖述王维，画用水墨，一变丹青之旧，肇自然之性，成造化之功，六法之中，此为最上。李成、郭熙、范宽、荆浩、关仝递为丹青水墨合体，画又一变。董源、巨然作水墨云山，开元季黄子久、倪云林、吴仲圭、王山樵四家，又一变也。学者传摹移写，善写貌者贵得其神，工彩色者宜兼其韵，要之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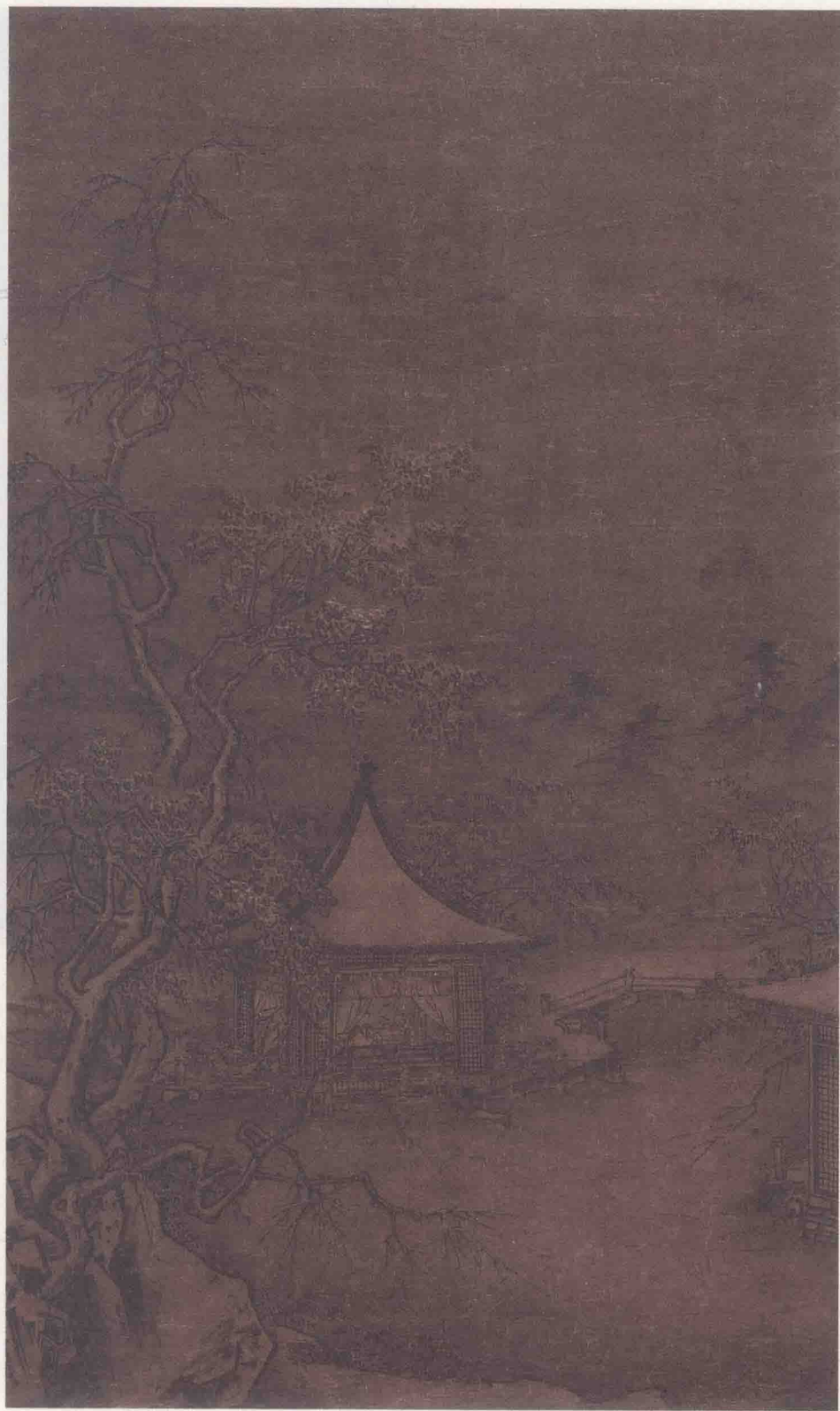
清 梅清 黄山炼丹图

重于笔墨。笔墨历古今而不变，所变者，形貌体格之不同耳。知用笔用墨之法，再求章法。章法可以研究历代艺术之迁移，而笔法墨法，非心领神悟于古人之言论，及其真迹之留传，必不易得。荆浩言：吴道子有笔无墨，项容有墨无笔。董玄宰言：一种使笔，不可反为笔使；一种用墨，不可反为墨用。笔以立其形质，墨以分其阴阳。图画悉从笔墨而成，格清意古，墨妙笔精，有实则名自得，否则一时虽获美名，久则渐销。所谓誉过其实者，不揣其本而齐其末，徒斤斤于形象位置彩色，至于奥理冥造，妙化入神，全不之讲，岂不陋哉！况夫进契刀为柔毫，易竹帛而楮素，采绘金碧，水晕墨彰，中国图画又因时代嬗变，艺有特长，各擅其胜。至于丹青设色，或油或漆，汉晋以前，已见记载。界尺朽炭，矩矱所在，俱有师承，往籍可稽，无容赘述。泰西绘事，亦由印象而谈抽象，因积点而事线条。艺力既臻，渐与东方契合。惟一从机器摄影而入，偏拘理法，得于物质文明居多；一从诗文书法而来，专重笔墨，得于精神文明尤备。此科学、哲学之攸分，即士习、作家之各判。技进乎道，人与天近。世有聪明才智之士，駉駉渐进，取法乎上，可毋勉旃。





宋佚名竹雀图



宋 佚名 雪阁临江图



宋 佚名 松下憩寂图